

靜岡 邨松良肅撰著

斯道齋言 全三冊

官 許明治八年七月三日  
平山氏藏板  
文林堂發兌

東定  
高朝  
香山



斯道贅言序

余初見邾松簡卿所譯奎高  
自昇。而識其深于西學。然以  
為是特深于西學而已。西學  
者而僅知譯字者。皆可駭焉  
也。又讀其所輯假名史畧。以  
為德川氏之季。史學既衰。龍  
興之後。學風大變。獨歐背正。

新道贅言序

捨迂取捷。本朝史學。殆將掃地。商卿有見于此。輯此書。以  
使兒童。知史學終不可廢也。  
其志偉矣。既而。又以爲是特  
精于歷史而已。有史才者。豈  
不可能焉哉。頃日。視其所著  
斯道贅言。不覺盡盪然。拍案長  
歎。引白滿飲。嗚呼。簡卿之學

之識。其至於此。與愛國之念。  
憂世之志。沛然溢於言表矣。  
自世之競西學也。因有之宗  
教。萎靡不振。紳衿之教。陽行  
於天下。而陰疑之者多。郵魯  
之教。陰行於天下。而陽排之  
者多。瞿曇之教。跋胡疋尾。奚  
翹衰頽。識者之論。李是張非。

其法書序  
誰知烏之雌雄。方是之時。基  
氏之宗教。投機而來。欲就數  
百年之素志。其勢駁々。固將  
築坦途於紅海也。爾吾僑居  
教導之職者。其慮于百。然而  
左顧右盼。計莫取也。甚則將  
尋城下之盟也。簡卿何人。妾  
然市井一布衣。而作為此書。

使天下之人。識教法旨於我  
而莫須於彼。非愛國之深。憂  
世之切。其誰能之乎。哉。嗟自  
此書之出。大洋風浪。鏗毀播  
折。而猶有磁針矣。據之而行  
焉。則其或出迷津而達彼岸耳。  
簡卿之功。不亦偉乎。余於此知  
其深于西學。則真其深于西

學。其精于史。學則真其精于史。學。而作尋常學。古之所企及也。宜矣。天下之人。以醫術。其蘭卿。策。示能以學。識其商卿。年。明治。八年。癸酉。十月。午。山。陳。平。序。靜。商。三省。學。其。難。業。憲。下。

昆塘漁伴書

斯道贅言乾

第一章

靜岡

村松良肅撰著

道者宇宙間唯一而已。不可有二。可有二。非道也。蓋上帝之所宰治。使萬物各率其性。以得其所。安者也。其為體靈玄微妙。不可得而知。不可褻而言也。其為用。亘古今而不易。洽萬物而不遺。雲行雨施。鳥飛魚躍。不可舉一隅而盡也。夫元始之初。上帝立極。乾坤定位。萬物生于其間。氤者森者。頑

者蠢者于山于海于丘于陸森羅鱗列其麗不億  
往古今來萬象如是而其盈虛存亾消長聚散之  
機將因何然耶必當有所以其然之故也或云自  
然也或云因果也或云命也數也蓋是皆據其狀  
趁其跡之名徒見其所見而未見其所不見得其  
所以盈虛存亾之故未得其所以使其榮枯存亾  
之原奚足盡道之本體哉請試論之茲有一楹水  
傾則漾覆則流所以然者謂之何乎彼將曰漾流  
性也傾覆數也性存于物數係乎天設人傾覆之

則若何其漾流者物而使漾流者人也乃被傾覆  
之數在物而使傾覆之權在于人也矣然則彼所  
謂數也果也自然也者當就其被傾覆物體上謂  
而不當謂於有使其傾覆之權者也又有一樹花  
謂其開落者性也可開落者數也乎則使之可開  
落者誰耶蓋天之有時序春夏秋冬之節致寒涼  
溫熱之候而後萬木得果於其開落結果之數也  
然則其數之來不得不繫之於天之時而其時之  
序其將歸之誰乎必當有主宰之者也故數也果

也、自然也者、皆謂萬物自安于其性之謂者、而非  
謂使萬物安于其性之謂者也、故莫使萬物安于  
其性之權者、不得度他權、預爲之辭矣、何者、其權  
在乎彼而不能我左右之也、由是觀之、則所謂自  
然者、必應有使之自然者、因果者、亦必應有使之  
因果者也、而其使之自然焉、因果焉、之大權、其果  
將安歸哉、蓋大權之所歸、即道之所在也、萬物在  
於宇宙間、其行藏云爲、皆復若此也、自萬物焉、則  
其盈虛消長之機、謂之自然也、命也、數也、可耳、奚

其可取其言、以得尚之於使萬物盈虛消長之大  
權哉、故道者、寔出乎上帝之大權、而不可物物  
私諸己者也、道之不可褻言、其如是、或曰、然則道  
固不可得知者乎、曰、有物惟形、有形惟質、有質惟  
性、有性惟理、察諸萬物所稟之性、推諸萬物所具  
之理、以溯其本源、則造化之秘、亦有可覩知者焉、  
夫天之生物、必賦之以性、既有其性也、理乃存焉、  
既具其理也、道乃存焉、道之所存、教之所繇、生也、  
而所謂教者、使人人各率稟於其己之性、由道以

行焉爾故窮其教之所由來則道之本體可得而知也曰然則孝悌忠信天命自然因果報應皆不足以為道乎曰否夫道一耳然固無定準者也無適不在者也猶水泉然微則涓滴大則湖海流為江河匯為瀦澤雨露之滋潤霜雪之凜嚴隨其地順其時而為化育之功者皆水之德也教之於道亦然孝悌忠信守常之道也天命自然安分之道也因果報應勸善之道也隨其方順其俗而為教化之用者皆道之德也其方法雖多苟可導人乎

善者皆可以為教爾曰其教之所以薰陶人者何曰懲惡制其心勸善進其心教導之久浸潤之化深浹洽于其心也然而其能浹洽于人心者在於提醒其心而使固信之也故於無心者竟不能施之教矣今夫禽獸之飲啄鳴走不待一个之教而尚能遂其性於為禽獸之道未嘗有闕焉者也其惟無心矣故盈虛存亡一聽於造化之命私慾之情無一毫累于其內也蓋人者其性異於禽獸喜怒哀樂愛憎好惡之情想想相牽念念相續千萬



其人千萬之心接物應事放僻邪侈有往往出入乎斯道者焉是無他縱於私慾所動而不知制之也蓋心之動其猶火之燃乎約則爲烹飪之利放則爲焚燬之害隨於其所嚮利害殊途焉故不設方法以導之則不能使均由於斯道也嗟乎人而無教禽獸不若也人其可與禽獸同類哉

## 第二章

有物惟形有形惟質有質惟性有性惟理見形知其質觀性察其理能瞭於性理之所存則庶乎測知夫天賦物稟之妙契矣乎而其瞭性理之所存在於先審萬物之形質也凡覆載間耳目所及億萬物品隨其性質之不齊別爲二綱焉曰無機體曰有機體是也蓋無機體之爲形也同氣相依同質相聚其元質之相合一由化土之力無自己活力主宰之者故其體質極簡單也則氣水火風金玉土石之類是也有機體者其構造組織聚無數細胞體以成其體質甚複雜而其元質之相合以自已活力資營焉且有養身生子之機而生生相

繼類類相嗣者也。則草木昆虫魚介禽獸之類是也。然有機體之結構皆必取其原於無機體。故上帝先造無機體以爲有機體之基礎。蓋活力者有機體所以經營其身而保護其生命者。有機體之爲名於此乎在焉。而活力主宰於其一身。諸政則謂之魂。有此魂也。乃有機體之所以殊於無機體也。然而魂有厚薄盈虛之差。物有銳敏遲鈍之異。故於有機體又區別二類。曰植物。曰動物。是也。所謂植物者。具根幹枝葉花萼食水土而生育。結果

實而蕃殖焉。蓋自苔蘚之細至喬木之大。其數凡八萬餘種。皆自一種子茁生者也。所謂動物者。具四肢五官臟腑。飲食視聽行動之用。莫不該備焉。蓋自昆虫之微至獸類之大。凡三十萬種。亦皆自一種子蕃衍者也。而動物之著殊乎植物者。猶有數端。曰寤寐動靜之態。曰知覺痛癢之能。曰防仇護身之智。凡此數者。於植物斷無有之矣。而動植之所以爾殊。其趣者何也。曰其魂各有不同也。蓋植物之魂。此謂生魂。惟有生育蕃殖之機耳。動物

之魂此謂覺魂具動靜知覺之能而生育蕃殖之機寓於其中焉然諸動物中其四肢五官臟腑等之諸器有此無彼有彼無此或多寡或精粗必不能皆相同其器之益備者魂之効用亦益銳敏是蟲魚鳥獸之所以各異其階級也就中獸類其諸器頗備至如猩猩爲畧全焉故特位于諸獸之高級其智有殆似類人者然能言不離禽獸者猶尚有缺焉者在也夫人亦獸類之一種耳故其諸器與獸類莫甚異但其所異者獨在於其魂乎哉蓋

人類之魂此謂靈魂即人之精神也體活潑潑地之良能衆智悉備焉而靈魂接物應事之樞機謂之心事物外來感通內應者也而其心之靈能有數科曰感得曰記憶曰想像曰辨識曰思慮曰斷決是也人心恒含藏此靈能靜則存感則動憶既往慮將來莫遠不驚莫密不入出沒往來不可踪跡也其是入之所以立於天地間爲萬物之靈也哉而所謂精神者父不能授之其子子不能受之其父獨上帝之所賦與而使人人由焉知斯道

者也、嗚呼、上帝之寵眷吾人、其偉矣哉、且夫天  
之生動物、必賦之以防、仇護身之智、以保其生命  
焉、則無爪者、有牙、無角者、有蹄、鱗甲鈎距、利嘴毒  
尾、其他蛛蠶吐絲、烏賊噴墨之類、皆莫不爲其用、  
是各物一種之恃權、而人尚不能彷彿於其巧智  
也、然今人身無鱗甲之固、器無爪牙之利、而其所  
以能制猛獸、御牛馬者、獨何與、曰、靈魂爲之主宰、  
智才策畧、逞其自由也、智才策畧、既得其自由、則  
私慾之所濫、勢利之所乘、牽於愛憎好惡之情、蕩

佚傲慢、譎詐狡黠、忘身凌人、抗強脅弱、動有悖謔  
於爲人之道者矣、是特於人類爲然焉、爾噫悲夫、  
於是乎、睿智輩出、設於閑邪、存誠避惡、遷善之教、  
以導斯民、是教之所繇以成也、由是觀之、則凡人  
之悖道陷罪者、其原因發乎人、有此心、而教之使  
由於斯道者、亦復啓乎人、有此心者也、然則其陷  
罪是心也、其改過亦是心也、以心治心、以心脩斯  
道者、乃賴上帝冥冥中賦資此心於吾人、靈魂  
者也歟、

第三章

象駝雖剛壯、人得而騎之、牛馬雖能踢、人得而牧之、羈絆鞭笞、警其身也、虎豹之犴猛、鸚鵡之捷鷙、人得而豢之、檻鎖鞴繚、鉗其身也、蓋禽獸之爲性、無智無心、豢養已足、威力不敵、則甘受其制、故警訓禽獸者、徒自其外鉗制之可也、夫人者、其中心各有天與自主之權、而不可自其外以左右之也、故中心苟不服焉、則雖刀斧臨前、鼎鑊逼後、其志終不屈也、是所謂三軍之帥可奪、匹夫之志不可

奪、乃諺云、寸虫尚有分塊者也、夫太古之始、人類初生也、智識蒙昧、衣食未備、穴居野處、與禽獸爲群、狃狃獷獷、其去禽獸未爲甚遠也、然有夫婦而後、愛心生焉、有父子而後、慈心生焉、此心之生也、其是人之所以遠乎禽獸也歟、及智識漸開、而後接物應事之際、愛憎好惡之情、亦隨生焉、愛憎好惡之情、既生、則其勢必爭、爭而不已、則結黨爲群、必相角衡、已至於爲黨、群不得不推其強而智者、爲之君長、以聽其命焉、於是乎君臣之狀始成矣、

既有君長則不可不設賞罰以統御其衆是政刑之所以由焉起也故父子之道以慈成君臣之道以義合慈發自內義來自外者也今夫威之以兵刃伏之以法權自其外警之以服從於人者蓋政刑而已矣政刑之能制人者唯可警於其外容而不能問其中心若何猶羈絆鞭笞之於禽獸也然人者固既殊於禽獸中心苟不服於其法則不能忍受其制度矣故人之困於苛政者其力不足衡則已力苟足衡焉則人人奉天與之權鳴其不平

衡論橫議詞訟黨告莫所不至小之則閭里抗其胥吏大之則郡國蔑其朝憲強暴過劇之餘有踏兵刃不顧死者是往古今來禍亂之所以起伏也試看禽獸界中振振牲牲自古如此未嘗聞有禍亂鬪爭之在也此無他無智無心而無所謂自主之權也然則有體夫中心天與之權節操確乎不可奪之志者其獨在人類而已哉故欲移於其不可奪之志者莫如教誨誘導而化其心也是教法之所以不可闕也蓋教法者自人人之靈塊教化

來及志慮之未發、誠言行之未顯、非有所迫而使  
之從也、非有所強而使之勉也、浸潤之久、遂使得  
之於其心、故其沃心也深、其信之也固、譬諸養草  
木、教法猶培保其根幹、政刑猶裁節其枝葉、根之  
未固、其如枝葉何、假令有人于茲、雖其人固善也、  
言行未顯於其外、不能得而賞之、雖其人固不善  
也、言行未顯於其外、亦不能得而罰之、故知賞罰  
者、唯可施之於顯其外者、而在未顯於其外者、將  
無如之何也、至如教法不然、不問其外而先察其

內、不責其身而先觀其心、故化於教者、省警之念、  
竦然發自中心、戴記所謂壘墓之間、不施哀而民  
哀、宗廟之間、不施敬而民敬者乎、故法不嚴而自  
警、誨不切而自省、與其有譽於外、孰若無過於其  
中、與其有福於身、孰若無罪於其心、以此進斯道、  
誠意正心之念、深根于心地、不移矣、心意既誠、正  
則身無一毫之邪心、無一點之私接物、應事之際、  
莫不忠恕者、用之上率其下、下事其上、上意之下  
達、猶水之就下、歟、故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况豈有

好犯上者耶、由此言之、則政刑之與教法、雖素殊  
內外、至於其用之、則相依不可須臾離者也、蓋政  
刑者所以護保教、教法者所以贊成政、刑有政  
焉、而其教純有教焉、而其政齊、故治天下國家者、  
應以政刑爲經、而以教法爲緯也、自天下國家之  
治、謂之則、教法應爲之經、而政刑爲之緯也、教法  
政刑、相資爲治道之經緯者也矣、

#### 第四章

人民各具眼耳鼻舌身意、以應理事物、謂之六識、  
蓋六識者、事物感于心之門路、人心發智識之根、  
蒂、心之靈用、所由以顯也、凡人所觸耳目百般事  
物、有一不了然於其心者、即竒怪而疑焉、疑不鮮  
則惑焉、疑惑介于懷、則莫不懼懼然抱恐怖之念  
者焉、恐怖之念既生、則莫不常欲繹其所以然之  
故、鮮疑辨惑而安其心者矣、及一得其所以然之  
故、釋然解其疑、辨其惑、則莫不隨而信敬之者矣、  
是人情之常也、夫世民之初、井飲火食、構木而居、  
被皮而衣、耕耘種藝、田畝漁獵、口腹肢體之需、已



苟足則莫不利其用而恩戴之者焉而其恩猶大乎此者至如日月山川水火雨露莫不仰其德而敬戴之者焉迨人智稍開也凡天地之位四時之行人民之息萬物之生無不疑其所以然之理者乎然其理固非見聞思慮之所及而忖已謔衆終不得其實際則為其疑益不解為其惑益深矣疑之疑之思之思之遂不得其所以則其極不得不為冥冥中必有宰治之者以使然焉是亦勢之所必至也然其為物固已不可狀其為力亦固不可

測則人民各自想像於其靈力之以可主宰事物者而稱之謂神既想像於有此神則嘗疑者得解嘗惑者得辨於我心有釋釋焉者既然則凡思慮所不可及者至禍福吉凶死生存亡之故悉皆舉以歸諸神之力以為萬般事物悉有神而主宰之莫不肅肅然尊崇敬信之者矣然而其所為神者素出乎人人各自之想像則其稱神者亦不能人人必相同其所尊崇之者雖人人不同然於其敬信之則一焉耳由是觀之則信生

乎其疑之所窮、敬生乎其懼之所極、故敬信者固發之乎其心者也、故雖草昧野蠻、侏儻鳩舌之民、苟有此心、則必應有心裏冥冥尊崇之者也、而其所尊崇者、人人既異其神、則不得同歸於一途也、故有享天地者、有祭日月者、有祀水火者、以至山川丘陵社稷之類、莫不禋祀祭奠焉、迨人智益開也、各邦有俊傑輩出、見人民執其所尊崇、各有異同也、乃欲設其教、以使歸之於一途、故思於衆智之所未思及者、說於衆口之所未說至者、大其

言、高其論、以建旗幟焉、舉其最者、則支那有黃老之說、天竺有婆羅門之法、歐洲有猶太之教、然亦偏主張於己之所見、是是非非、彼此伯仲、其言之是而有理者、永存于後世、不泯其後、聖哲輩出、肇傳斯道之真理、說救世安民之方、以立萬古不易之教法焉、即支那之於孔氏、天竺之於釋迦氏、歐洲之於耶穌氏是也、此豈得無非上帝惠愛億兆人民、故降三聖人、以使各知斯道之所歸哉、或曰、道之所歸、果一則其言必應出乎同也、然三聖

教人之方法、其說將無同、豈得非各不同其旨耶、  
曰然矣、然是非其道之異也、但其施教之方、不同  
耳、今夫各邦、國殊其俗、人不同其習、且時有今古  
之變、世有蠻華之差、凡事利於彼國者、未必謂利  
此國、可於古者、未必謂可後世也、故施教者、不可  
不察時世之所趨、斟人情之所嚮、以爲之法也、今  
借政治證之、夫世之有隆污者、蓋闡國人民之風  
習氣焰、相蒸爲各種之世態者也、故治天下者、君  
相在上、雖制之典憲、其法未嘗不自本之於其國、

之人民氣焰也、故政體者、可謂闡國人民氣焰之  
返照而已矣、乃天下者、天下之天下、而非一人之  
天下者也、以此知各國政治之異、其體亦時世之  
所使然而非可預期之者也、夫政治之大體有二、  
曰君主專治也、曰共和政治也、蓋此亦各邦隨其  
人民氣焰之所射、自爲之返照者焉、而其立法之  
原、必出乎其勢之所不可不然者也、豈容軒輊於  
其間哉、何以明之、今言共和政治者、多稱米利堅  
蓋其初、華盛頓鼓膽掉臂、一時與衆拒絕、英國新

建獨立之基業焉。夫與衆共謀者，勢不可不分。其功也，以其不可不分者，獨私其功，則衆心必不服矣。獨立之後，闔州之人民，注目睹於華盛頓之所爲，基業之成敗，實係于其初政之臧否。治亂之機，間不容髮。故會議衆評選賢者代相，易於是衆庶有分功之實，華盛頓無私功之名。當此時，使華盛頓傳業子孫，以私天下，則吾未知其治亂如何也。是其勢不可不固，出乎共和政治者也。漢劉邦提三尺劍，亡秦，僵楚，起微賤，定天下，威加海內，而勢

無可分功之累，故私天下，而天下服之矣。當此時，設延張蕭之輩讓之皇帝位，則天下人民頓足反目，必議之惡。立張蕭之下哉。故劉邦之私天下，亦勢之所使然也。華盛頓其身素出於帝王之孫乎，若其力能威服闔州乎，則獨立之後，假令使傳之其子孫，誰敢謂私天下耶。然則其勢之來，卽人民氣焰之返照焉。爾且夫上帝之仁，在使斯民樂其治而安其業耳矣。故共和政治也，而其國能治，則可也。君主專治也，而其國能治，則亦可也。上

帝豈擇彼是哉是上帝之所以爲公也然而使天下人民占其所趨之氣焰者其惟在教法哉其惟在教法哉教法之於導民復猶如政治者乎苟不適其風土人情則民不知其所可信焉在於教導之耶夫龍脯熊蹯不稱口則不能以充其腹鼉鼓鳳吹不盈耳則不能以悅其心聲食之需口耳也非口耳需聲食也教法亦必需其人民也非人民之需教法也夫教之爲要也使人民解疑去惑誠意正心由于斯道而已矣故欲教化斯民者則

不可不斟酌其風土人情者制之宜也三聖之教其法若不同者乃是上帝之所以使降三聖各邦以傳斯道之本原也哉

第五章

志不堅則信不固意不定則心不安不堅有累之者也不安有擾之者也志堅意定而累擾不能入焉而後可得安於斯道也苟安於斯道則心無一片之疑不爲外誘易其所守莫往不自得也故貧富榮辱不能屈其志死生寃達不能撓其心乃素

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於此乎可謂信  
道之固也矣譬諸人之行遠其信不固者猶取生  
路往每遭傍徑邪路亡羊不知其所從是其中心  
無可必之信也其信之固者猶就熟路往雖傍徑  
邪路縱橫交叉安然不爲見迷也是其中心既有  
可必之信也故於固信道者則死生究達不能奪  
其心志也所謂一簞之食一瓢之飲不改其樂朝  
聞道夕死可者歟何者信道之心厚乎患死生究  
達之心也今夫死生究達貧富榮辱素其所遇常

安則縱令逼患難究厄終無怨天尤人之念唯有  
自省自警以冀神之佑焉耳然其神之格思  
不可度思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不得心之所  
可寄則茫乎難於所以萃其信心於是乎其極竟  
至想像神之靈德塑造偶像形容其貌表之以  
爲神之所憑敬之以爲所寄信使其心不他散  
焉故偶像者所以萃吾心寄吾信使專于一者也  
而偶像雖素無神靈乎吾信之之念必將通于  
上帝而其神之憑與不憑不與於吾也蓋神

之為德、洪淵無邊、莫所不至矣、故古語云、人間私  
 語、天聞如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凡我所祈念  
 之事、神於冥冥中、既已知之、故上帝之降臨、  
 豈待偶像而憑之耶、又豈猜偶像而忌之耶、或曰、  
 偶像果無、神靈乎、徒贅物耳、何設位事之為、曰、  
 夫蠻蠢侗魯之民、智識齷齪、無寄信之主位、則不  
 能使吾心專于敬也、故古之敬神者、皆設偶像、  
 以拜之、且夫寄信有偶像、猶祭有尸也、尸豈即  
 神焉耶、然敬之者、乃所以致吾誠於神也、孔子

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又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故假尸位以象神之位而已、  
 偶像者、其猶尸位乎、偶像豈即神焉哉、或曰、洋  
 教十誡之其一曰、爾毋我之外、別有神、其二曰、  
 爾毋作諸形像、俯伏敬事之、若因此言、則敬偶像  
 者、乃所以蒙真神永劫之譴責、徒地獄之業耳、  
 曰、夫吾所謂上帝者、其仁洪洪、其德淵淵、以救  
 世安民為心、故世民苟信斯道、則莫不降之慶福、  
 豈問於其拜偶像與否耶、上帝果惡於我之外、

別拜偶像雖其人固善人也其心固善心也但以  
拜偶像之故皆舉陷之地獄則是尋常凡夫之所  
爲也耳中智之人尚且不忍爲之況上帝乎若  
果然則上帝救世安民之爲德荒矣豈其然哉  
豈其然哉雖然後世人以偶像爲是即神者亦  
惑之甚者也故上帝之愛憎不在偶像之拜不  
拜唯在於其心之信不信矣耳故心誠信之則皆  
可均蒙神之休佑也徵之古傳有可知者焉昔  
者猶太國有坦以利者信神人也時巴比倫王

造金像使人跪拜違者投火坦以利獨敬真神  
而不拜王遂投之火毛髮衣服俱不變王視之始  
悟云云此以不拜偶像蒙神之祐者也又天竺  
有阿輸迦王者暴惡好殺嘗擬地獄造舍屋令入  
此中者不得復出時比丘爲海者誤入舍中屠主  
執比丘置鐵鑊油中欲煮殺之火不即燃屠主大  
怒自起燃火火即猛熾久之開其蓋則比丘在鑊  
中結跏屠主驚愕言之王王將衆來看時比丘即  
身昇虛空示種種變化乘空而去王乃發大敬信



懺悔云云、此以拜偶像蒙神之祐者也、於此乎知固信道者、不問於拜偶像與否、上帝佑之、皆令水火不能累其身矣、信之爲德其盛矣哉、然而其信之者心也、其使之信者教也、教之所立者在於民之信之也、如夫釋迦氏耶穌氏者、可謂能使民之心寄其信也、或曰釋迦氏生時舉其手曰、天上下唯我獨尊、又耶穌氏常自稱曰、我上帝之愛子也、如此言則可不謂尊大自欺、又欺人乎、曰然、夫耶穌氏與吾人同偕、上帝之愛子也、彼

自稱愛子、豈足尤乎、又釋迦氏身爲國王之太子、口說無上正覺之法、亦爲上帝之愛子、自稱獨尊、不亦宜哉、且竊惟夫二氏之自尊大者、亦自有致也耳、蓋釋迦氏距今二千四百五十餘年矣、當時天竺之人民、頑魯蠻蠢、倥侗無智、故其言不如、此則不能使感其心、以起其信、使信而後說、民易入斯道也、耶穌氏後於釋迦氏、五百有餘年、然當時歐洲之民、猶未免爲蠻蠢之俗、故教化其民、亦不得不同出於此途、不信則民不從也、故隨其時

救世牖民之方便實不可不若此也然今人不釋其意叨尤二氏之尊大可謂誣聖人耳故予不問其言之遜不遜竊深服於其言之大即度衆生可最爲無上良法也若果病其言之大如孔子曰天爲德於吾桓魋其如吾何者亦可不謂自尊大乎哉

第六章

火之炎上水之潤下植物之生長榮瘁動物之潛見躍飛宇宙間萬國莫不同其性者焉是天地萬

物悉皆一上帝所以主宰之之確實著明者也夫上帝賦萬物以其性萬國皆既同焉則使各國億兆之人民歸於善之道豈特可二三其教哉若此國之教與彼國之教其道果冰炭乎則不可謂上帝利此國而不利彼國利彼國而不利此國耶豈上帝之公哉故道固不可有二也教亦不可有異也然及其設教則不可不察其時世人情之所趨而殊其方法也其教之不同者即所以其道素出乎同也蓋教之爲方有二焉一講習人

民今日當務之大義、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彝倫五常之道、而不涉於生前死後之事者、儒道孔氏之教也、一說過去未來、因果報應之理、令懺悔省悟、以自由於彝倫之道者、釋迦氏耶穌氏之教也、然而人之在世也、苟不違於彝倫之道、則於爲人無間然者矣、不復及勞於生前死後之念也、故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及其他也、雖然、宇內之廣、邦國之多、猶且世有隆污、俗有厚薄、國異其俗、人殊其習、故凡中人以

下、聞忠孝仁義之說、則漠然不動其心、而一聽於陰報冥罰之說、則悚然動其心者、不爲不多也、何者、彝倫之言、敦厚寡華、故人易之而爲不足竒焉、陰冥之故、閑遠多變、故人爲不可測而畏之焉、夫慢於易而驚於竒、人情之常也、今以其爲不可測、乘於其所畏、宜哉、易感于其心矣、是釋迦氏耶穌氏之所以爲其說也、蓋當釋迦氏耶穌氏之時、其風土世俗、不以彼說、則不能以適其人情焉、當孔氏之時、其風土世俗、不以此教、則亦不能以稱其

人情焉、彼此非故異也、不得不自異也、且夫釋迦  
氏之說法也、專在于面喻面說、濟度衆生也、故立  
講堂、莅凡衆、溫顏柔辭、設譬誦咒、叩其兩端、使務  
易入、俚耳加之、持齋精進、禪定止觀、戒律祈禱、神  
通降魔、以警訓其心志、是以聽其法者、易感易化、  
莫不隨順歸依者、是釋迦氏所以立教導民之方  
便也、如耶穌氏、亦復彷彿於釋迦氏、然其模範稍  
狹小焉耳、如孔氏、獨不然、其身荷君臣之義、或執  
胥吏之職、或居相輔之位、黽勉有爲、東周乎之心、

此其志素非如夫、二氏單身孤行、專說救世牖民  
之法也、故其所雅言者、詩書執禮、所罕言者、性與  
命、所不語者、怪力亂神也、其爲教也、脩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道、其爲科也、文行忠信、詩書六藝也、  
且其言亦多對弟子之語、而非如夫、二氏立壇莅  
場、濟度凡衆之語也、故孔氏之所教者、專立身事  
君爲政治國之道、而不可與釋氏之面濟度衆生  
之教同視者也、或曰、然則孔氏之道、獨異乎、曰、否、  
道固不可有二也、亦同出乎上帝也、故雖孔子

不雅言之其所以尊崇上帝之義往往散在于六經則如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曰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詩曰有皇上帝伊誰云憎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曰上帝臨爾無貳爾心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照事上帝又謂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而孔子至作易之大傳則最丁寧盡其蘊奧矣乃曰時乘六龍御天曰帝出乎震齊乎巽云云者謂上帝所以統御斯道也曰一陰一陽

謂之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者謂上帝所以造萬物萬物稟其性也曰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云云者謂元始之初萬物所以資生也曰天道福善禍淫曰積善之家有餘慶積不善之家有餘殃者亦謂夫因果應報之謂者也蓋易者伏羲氏仰觀俯察初畫八卦形容於所謂斯道之不可測知褻言之象以發諸卦爻者也故斯道之大本莫不詳悉焉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莫不該備焉故易之爲書有天道有地道有人

道細大不漏幽顯無遺有載籍以來宇宙間未嘗  
有如此者也矣非天下至聖其誰能與之哉然孔  
子不以此爲教之科者抑亦有故也夫治天下之  
道使天下之人智者進其言勇者致其力愚者守  
其業賢智在上愚魯在下各安其所志以得其處  
而已矣人人旣得於其所安則自由之權自存乎  
其中焉然而使天下人各得自由之權以樂其生  
者夫此謂之政也夫執政者在於上奉政者在於  
下上之所以率下者唯政之由焉而政非法則不

立法非權則不行故國之大權者爲政之樞機御  
民之大柄豈可輕借諸人耶亦豈可戶說人喻使  
知其所以哉故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矣由此觀之孔氏之道專在於講政治而弟子之  
受其教亦專在於立朝聽政之事業是孔氏之所  
以不說生死性命因果應報也然今使侗愚惰魯  
民由斯道之方與其說於孝弟忠信詩書禮樂孰  
若於說因果應報之最易感易化此乃所以喻愚  
夫愚婦不可不舍此取彼也乎且夫孝弟忠信自

外導之者也、因果報應、自內誘之者也、其中心苟  
化於因果報應之教、則其言行莫不自由孝弟忠  
信者矣、故孝弟忠信之於教、其猶經乎、因果報應  
之於教、其猶緯乎、經緯相待而後政治教法之道  
可謂得也矣、

斯道贅言乾

終





6  
165

013592-001-5

6-165

斯道賢言

村松 良庸/著

1冊(上26丁)

M8

ABA-0060

